

古今論衡

代 發 刊 詞

時代社會在變，學術思潮在變，學者內衷的心緒也像一股洪流，挾著無比的衝力不斷地覓尋出路。他們希冀找到一條既可回應外在世界，又可安頓內心的出路。

歷史語言研究所當然也捲在這股洪流中，我們覺得有必要辦一份刊物來表達學者對於世變的關懷，並且提出我們的反應。因此，《古今論衡》就應運而生了。但它還不是學者要找的路，只是尋找彼岸的渡筏罷了。

「古今」不是對立的「古」和「今」，而是「古」中有「今」，因「今」以見「古」。歷史雖然已經過去，是「古」，研究過去之社會文化的學者卻活在現代，是「今」。所謂過去的歷史，舉凡記錄、研究和寫作，都是透過學者的「現代性」而完成的，所以這些記錄、研究和寫作便不可避免地「古中有今」。同樣的，學者往往也對現代的體驗而使他發掘前人所未發的過去的面貌，這叫做「以今見古」。

這麼說來，即使同一位古人，同一件古事，不同時代或者同一時代的不同史家，都可能有不同的認識，然而卻無礙於他們可能具有同樣的「真」。這樣並不表示必然會產生衝突或矛盾。歷史的真是複雜而多樣的，學者研究所得的真只是部分之真，不能因我的真而證其他為偽。譬如走北濱路眺望宜蘭龜山島，觀者易地而島形不一，但各種形狀的龜山島都是真的龜山島。

我們本著這種態度來看史家的主觀和事實的客觀，認為二者並不互相排斥。想追求客觀歷史的人，固不必忌諱所謂客觀實有時代或個人的主觀存在，而肯定史家之主觀不可避免的人，卻不宜當做疏於求真的藉口，或者進而否定歷史求真的可能。我們尊重諸說並行，這不是民主的問題，真知識不是用投票得來的；而是我們了解歷史的特性，多種解釋更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其全貌，但我們不能頂著「道並行而不悖」的美名，來模糊對真實的追求。

這是我們對於古與今、過去與現在的態度。讀史、考古、著史的學者不可能抽離出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，學者對過去的理解也不可與他對現在的認識完全隔絕。《古今論衡》提醒我們，歷史研究除歷史那個客觀的實體之外，不要忽視有血有肉、有性有情的讀史、考史和著史史學家。這是我們在享譽七十年的《集刊》之外，還想辦這

份刊物的主要原因。我們相信這兩本刊物並出，不會衝突，反而可以收到相輔相成之效，而學者對世變多端的關懷與內心深處的反省，也將可以更周全地呈現出來。

《古今論衡》應該怎樣定位？學術的，通俗的，或介於兩者之間，兩者間的光譜該怎麼擺？我想沒有絕對的答案，但大致上這個園地可以容納比較具有探索性、討論性，甚至是爭議性的文稿。從世界學術發展的軌跡來看，原來在邊緣的學問後來往往有可能進入核心，成為主流的顯學，但久而久之，核心學術又會面臨來自新邊緣的挑戰。《古今論衡》應該發揮苗圃的功能，哺育一種正在萌芽滋長並且可能茁壯的新學術。

我們也會選刊史料，報告研究動態，向學界先進報導本所同人的作為，以及一些尚未成熟的想法。當然，《古今論衡》絕非同人雜誌，我們希望在這園地提出的問題能獲得國內外學術同行的回響，使這些問題能成為學界共同的議題。

在編輯上我們會刊登相關的圖片資料，一方面固然增加閱讀的樂趣，但我們也相信圖像所傳達的信息不會比文字少。

這是一個多元的時代，尤其歷史學，早已沒有國王了，誰都不可能為一份刊物定性，但誰也都有可能為一份刊物塑形。《古今論衡》能不能成功，關鍵不在發布一篇宣言，而在於我們能不能為它塑造一個可親可愛、有活力、能感動人的形象。以上所說也只代表一己之私見，不敢謂之公論，故曰「代發刊詞」，姑且當做好戲開演前的幾聲鑼鼓吧！

杜正勝

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
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